

★ 国内首部反导题材的长篇小说
纪念我国反导现场观测起步

沙路

问天

安树学 ★ 著

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武陵

问天

安树学 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路问天 / 安树学著. --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04-5325-1

I. ①沙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4079号

沙路问天

作 者: 安树学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刘茁松

整体设计: 吴学军 进子 郭燕 刘春瑶 涂灵 黄芸 李卓

排版制作: 佳直设计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<http://www.hnwy.net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7.25 字数: 195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325-1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我是反导航天沙路上一粒沙子，
要为平坦铺垫。

我愿成为问天沙海中一滴露珠，
当阳光升起后无形无踪。

——作者题跋

序

龚曙光

这部被作者谦逊地称作“科技试验笔记”的长篇小说，出自一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之手，叙述了一个失败的国防科技探索计划。说到普通，我们的工作中行走着太多普普通通的员工；说到失败，我们的事业里留下过大大小小的失败。然而，普通中也有伟大的元素，失败中会有成功的启迪。何况，无论如何普通，他们曾是我们的朋友与亲人，同事与同胞，与我们相依为命，息息相通；无论怎么失败，其中都有生命的劳作与梦想，激情与意志，辛苦与欢乐。写出这些人物、故事，是作者的天命；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不懈努力与认真推敲，体现了科学研究与文学写作之间精神上的默契，那些从作者的科技试验联想而来的语言上的独特比喻，则显现了科学与文学知识上杂交的美妙成果。

正如小说人物所处的那个英雄主义的时代，本书的格调是英雄主义的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通过作者热情洋溢的文字，带给我们或许久违、或许陌生的温暖，以及难以忘怀的纯洁。这些纯洁与温暖，穿过历史的雾霭，闪烁着长久的光芒。我们从小说中看到，即使在错误的政治狂热里，还有坚持实事求是的胆魄；即使在崇洋迷外的自卑中，也有自强不息的豪情；即使在委曲压抑的遭遇里，总有见义勇为的志向；即使是苍凉荒芜的戈壁沙场，都有胡杨一般顽强的被理想灌溉的生命。出版这样的作品，是对于那些生命的礼赞。

一段夸父追日的历程，经过作者物换星移的劳作，化作一部具有原生态情调的作品，或许，从题材的角度看，具有女娲补天一般填补空白的意味。这是一个具有文学天赋的科技工作者业外的收获，可以为好奇心强烈的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
是为序。

（序作者系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、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《潇湘晨报》社社长）

前 言

这是一个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，旨在纪念中国反弹道导弹（后面简称反导）科技实践中，首次现场观测试验的起步历程。

作文通过国防科研人员参与导弹靶场试验活动一角，企求反映我国科学技术战线紧张辛勤的劳动生活；揭示与“天”、与地、与人、与科学技术奋斗其苦其乐的生动场景，歌颂新中国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们忠诚祖国、勤奋工作、不畏困难、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感人业绩。

文章记叙反导目标特征科研探索中可歌可泣、无愧无悔的平凡事例，彰显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批新辈们的创业精神。试胆解读事业与成长、挫折和收获、沙路与心路、问天和治地的奋斗必然，藉以激励人们在新长征道路上为繁荣科学的春天、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作者古稀年文力有限，作品局限于当年学识和视野，对参加过的科研技术专业工作尽力回眸，将导弹反导弹靶场试验活动的粗涉体验共勉交流，对新疆地区风土民情就个人皮毛感受作肤浅体会，对于“文革”损害科研事业发展或作点滴披露，对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业由衷敬仰歌颂。

四十二年前我参加导弹试验靶场反导特征观测回到北京，同事们、亲友们对参试故事多听不烦，战友、“研友”见面津津乐道，都说若能把“沙路”苦乐写成一本书会很有意思。我想尽我所能展示当年“问天”的磨难经历、追索当时的社会背景、品评那时的思维习惯、解析那代人的思潮情感，

舒发出四十年来的冲动。今朝若能以文书付之实现：一可告慰前人，二能添补野史，三利于深思策谋，四鼓励继续奋蹄。

书稿首笔始于一九七九年。当时作者所在湖南反导基地的基建，因种种原因陆续停、缓、建，高层指令“大三线”“调整”不能“伤筋动骨”，而实际在七六年后，已建成的设施日趋衰败、每况愈下。留下员工无所正业，沉溺开荒种菜、养鸡喂猪。无聊之余本人突发念想，要把一九六八年自己参加过的、我国首次反导现场观测试验的壮志磨砺，学着以文字方式记载留念。寒暑中写下四百页约十万多字的草字牍稿。现在修订的《沙路问天》较之虽已面目全非，但主要架构和叙事梗概源自当初。

留守领导听说我写书稿，告知行政科买方格稿纸支持，但他告诉我：出书要找“后门”、有“靠山”，“保密”问题要经相关部门审批。我心中忐忑动力不足，退而求作自娱，不期奢求。

“文革”结束以后首次涨工资，人人渴望能升一级。当时以资历、贡献、表现作为评审标准，我通过了群众评议。在关键的党委集体审定中，两个主要领导因前几年批判“面上四人帮”（涉及到地方上和单位里权力内斗），潜隐的帮派遗风仍有纠结余震，都坚持己见，各推举一名条件相仿的科技人员。“争执”上交到基地领导层面，最终两个推荐人都不上，“鹬蚌相争”的结果，争议指标给了工地汽车队六五年转业兵工人。作者心里不平，当着纪检领导生气说：“书不写了！”

自八〇年第一原稿打入“冷宫”尘封，八八年家随基地搬迁长沙。二〇〇四年，从一九四五年就参军的老岳父要“叶落归根”离退归居山东故乡，把岳父家搬迁和女婿家代新换余家具，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家什家电，譬如从小方坑桌架子床到大立柜等等，用大卡车运送老家。其中我的首稿、

试验笔记、保密本等，忙乱中随两屉书桌音箱唱片一起流落鲁乡。家乡亲人在清理中发现烂稿纸拟当废品卖，幸好通电话时顺便问了句那些还要不要？咱可怜自己笔墨辛苦犹豫中还是留下，尔后辗转带回长沙。

我从《潇湘晨报》社老退后，寂寞中二〇〇九年从旧物堆里找出来重操纸笔，才有现在修善后的《沙路问天》书稿送编！

本习作骨架源自残存的当初科技试验笔记，之所以没有用回忆录或报告、通讯体裁，而采用记实文学小说方式记叙，主要为了避讳军工保密和人事侵权，同时也有利于构思叙事不拘谨，便于当代人感受那代人的精神力量，弘扬祖国伟大民族主旋律。但在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场景、过程和技术参数等方面尽量合理和衔接，有的为了避嫌有意变通；但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以及当代著名人物，力求保持历史原貌的描述。

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倘历史能给作品以有用肯定，则弥补了我们这一代反导人的一厢夙愿！

《沙路问天》中，“沙路”喻指当年的反导科技路、青春奋斗路、人生前进路！“问天”是疑问反导悯天！是拷问蔽日嚣天！是盼问科学春天！如有不妥，请读者指正。

刘勇参加了本书稿全面修改，力挺共同笔耕作品的出版。因我年事已高，出书和版权事宜由他全权承理。在此感谢编辑和所有热忱支持人士，谢谢你们为国家反导航天的理想鼎力相助，喝彩加油！

安树学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“你当年那么刻苦求学忘我工作不觉得苦吗？”

“噢，不——不，一点也不！没有人强迫我那样做，也不为了得到什么。相反，我只觉得搞研究去探索特别快乐。”

——主题词

主要人名索引

徐廷文：八所三室副主任，助理研究员，三十岁，一九六〇年清华大学空气动力学系近代力学专业毕业。裴元怀的研究生。

陈伟波：三室现场观测组副组长，技术员，二十六岁，一九六二年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无线电设备制造专业毕业。

邢淑华：三室现场观测组组长，研究实习员，二十九岁，一九六二年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电子系毕业。

裴元怀：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，国防科委一所副所长，后转任国防科委八所所长。空气动力学专家、资深教授、特级研究员。

罗 明：老红军，研究所党委副书记。

叶同义：八所三室室主任，副研究员，一九五五年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建筑系公路桥梁专业毕业。

张家魁：八所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，研究实习员，一九六三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。

赵从吾：三室助理研究员，原导弹研究院一所留苏生。

刘文娟：三室热工专业技师，一九六三年大学专科毕业。

韦 毅：三室技术员，一九六四年科大雷达专业毕业。调干生，壮族人。

佟大利：三室研究实习员，一九六七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。

田洪涛：八所五室副主任兼现场观测组组长，助理研究员，一九六一年天津大学光学物理专业毕业。

曹晓彬：五室现场观测组副组长，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人员。

邱志刚：五室四级技工，赴越南铁道兵复员军人。

李东林：五室研究实习员，一九六五年上海华东师大毕业。

吴永成：八所计划情报处研究实习员，一九六四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。

王成山：八所汽车司机班班长，抗美援朝转业军人。

韩建章：八所司机班司机，三室柴油机发电车驾驶员。

潘师傅：五室老油机手兼油机车驾驶员。

董学松：三室新油机手，见习员，一九六八年招工知青。

郭 辉：石家庄电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

鲍进贤：导弹院一所助理研究员，徐廷文的同学。

丁 虹：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无线电元器件库保管员，一九六三年初中毕业，
陈伟波的未婚妻。

杨国骏：科学院声学所附属工厂声纳工程师，邢淑华的丈夫。

魏家玉：赵从吾的妻子。

秦副司令：零二基地副司令员。

欧阳参谋：零二基地司令部作训试训处参谋。

葛 海：第五下靶场部队长，第五试验站站长。

谭参谋长：第五下靶场指挥部参谋长。

耿助理：第五下靶场指挥部军需助理。

周振武：第六下靶场部队长，第六试验站站长。

江立群：第六下靶场指挥部参谋长。

林排长：解放军汽车团排长。

马小杰：解放军汽车班班长。

小 陶：解放军汽车班司机。

目 录

一	秘密押运	001
二	艰巨任务	019
三	中坚力量	033
四	科技情缘	046
五	三路会师	060
六	沙场点兵	081
七	旱地露珠	093
八	阴差阳错	103
九	壮志未酬	114
十	向天初“吻”	123
十一	国庆赏异	136
十二	进退较量	153
十三	沙海沉浮	164
十四	沙路漫漫	178
十五	沙疆春早	195
十六	沙域英魂	209
十七	人祸“天”灾	223
十八	情系军盾	235
十九	勇敢攀登	245
补	记	258
结束语		261

一 秘密押运

一九六八年盛夏。

列车穿过丰沙线八十一隧洞，出张家口，在集宁拐弯后，迎着灼热风沙驰向祖国辽阔的大西北……

天苍苍野茫茫，在这里，天穹下所包络的似乎只有两种成分：黄澄澄的沙漠戈壁和墨绿绿的草原荒滩。那些偶尔闪过的繁华城镇，犹如雷达荧屏上光彩夺目的回波亮点，点缀这广袤富饶大地更加壮丽绚烂。祖国万里锦绣山河任我雷达扫描火箭翱翔——她是我们航天工作者们不可缺少的天然试验场。

这是一列满载着的长长货车，呼啸奔腾的列车比往日更加雄劲有力，一声长鸣，压平了千岖万坷，披荆斩棘冲向遥远的前方。

在离车头不远的五节军运车皮上，牢固绑排着五台奇形怪状的装备。火车从北京一出发，道旁行人无不以诧异神情打量着、猜测着这批货物：军绿色铁皮车厢有窗有门，有的没有车头只装轮子，有的顶上大帆布包得鼓鼓囊囊……尽管是在风驰电掣般行进中，人们还能看见在偶尔开启的车门里头，站立着各式大小机柜和兴高采烈的押运人员……

内行人明白，这是属于野外工程车、雷达或通信一类的重要精密设备。好在北京装上火车是在军工系统的铁路专用线上，在严格保密管制下进行的。装车前，保卫处尹科长特意向火车站理货调度人员和押运人员，分别交待了安全保密事项，并亲自同警卫在站台上守护，直到送行人们热



情的祝福声、嘱托声结束后才离去。尹科长最后一句话是：“火车停靠站时不要敞门，不准离人！”

确实，这趟军列装载着我国自己研制、并经过精心改装的两套军工测试装备，一部是六〇四型微波精密跟踪雷达，另一部是SH-1型红外激光雷达。他们是到我国西部边境导弹靶场上参加重要的现场观测试验。

显然，这种特别列车在祖国的铁路线上不是日常可见，因为你可能注意到：当列车经过各中心站停靠时，所在铁路保卫部门的武装干警就会巡逻站台。当有外人靠近时，他们就会迎上前来，有礼貌地告诉你不要停留。也有些不自觉的人东张西望非要看看个“水落石出”，他们就会“先礼后兵”，直至大声斥责，把那些不懂得“不应该知道的事不问”的人请走，履行他们显然是来自上级保密保卫部门所交待通知了的应尽职责。

“我和导弹研究院工作的清华大学六〇届老同学，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。”躺在六〇四雷达发射车厢狭窄过道里的八所三室副主任徐廷文，与一起随车押运的陈伟波聊天说。

陈伟波比徐廷文小四岁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正是意气风发年华，一九六二年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中专毕业生，三室现场观测组副组长兼室器材助理员。这次，三室带设备进靶场试验测试的全部物资准备工作，主要是他负责筹齐组织装箱装车。

“什么事？”陈伟波问徐廷文。

“押运军工产品，为了安全保密遭遇围攻的故事。”徐廷文答。

这时，车站上给出了发车信号，三五〇六次货车奋力冲开黑暗夜空，一声长鸣，在啾啾声中继续铿锵前进。

徐廷文在车身晃动中讲起了故事：

“当年我去导弹研究院第一线实习体验，随同已定型的‘红箭’型号防空反飞机导弹去第二炮兵阵地，我的老同学是产品主管。没想到就在押运的路上出了大麻烦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陈伟波说着坐了起来。

徐廷文处事沉稳讲话慢条斯理，从头讲起：“成品火箭导弹长长的、粗粗的，从生产厂吊装到延伸进来的铁路专用线车皮上，上面用大帆布一蒙，啥也看不出来。”

“不是说到作战阵地再组装、重新测试吗？这么长的家伙，长途运输多不方便。”陈伟波又插话。

“因为这是定型批量生产产品，直接装备部队使用。火箭运到发射场区后，只要联上作战部就可值勤，调试好发射控制系统就可战斗。为安全保密二炮部队派了几位负责技术的参谋干事，和负责警卫的谭连长带上警卫战士武装接运。”

“出了什么差错？”陈伟波急于知道结果。

“你别急。”徐廷文从铺上坐起来，边找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边讲下去，过去的情景活现目前：

三发新型号反飞机防空战术导弹从铁路运抵到达站后，还有三天的公路山路，必须改用大马力加长拖车。于是，装着火箭导弹本体和控制系统、仪器仪表、附件配件的军运车队，每天按照行军规程行车：大白天在兵站休息，夜晚行车，途中只在路人稀少地段休息。

第二天，当车队行进到雪峰山中部地界、名叫沙散坪的山坳口时，东方刚现鱼肚白。前面路坡上突然窜出几个黑影喝令停车，趾高气扬冲着坡下的大车队喊喊叫叫。谭连长坐在头车驾驶室里，见有人拦车，公路上挡着拦车横杆，马上叫司机停车；一面命令各车上的战士警戒，一面迎上前去交涉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物资检查站，县里的关卡。哼！没长眼睛吗？”来人口气极其生硬。谭连长朝前仔细瞅了瞅，果然，坡上靠马路左侧黑地里两间小木屋门口，竖立着一块检查站的长长标牌。

“我们有免检通行证。”谭连长说着，从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军品免查通行证，递给打头的那个瘦个子。

瘦个子辨认完通行证上的几枚大红印章，对谭连长说：“得问问站



长。”转身给已经站立在小木房门口正在扣衣扣的中年人送过去，谭连长跟着往那边走。正当站长捉摸着“通行证”上的免检理由、似乎在认真思考什么时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矮矮个子，吊儿郎当像个“混混”，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“检查员”，直奔坡下车队，边走边嘟囔着：“什么东西不让检查？军车就不能检查？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那检查站站长半天不吭气，谭连长见有人已经往装运导弹的大拖车走去，马上跑过来命令战士阻挡来人。警戒的战士立即挡住年轻矮个子不让继续靠近。

天已放亮，任凭谭连长好言相劝，反复讲这是绝密军用物资不能检查，矮个子根本不听，唠叨着他有权检查，并强行往车上爬。两名战士把他硬拉了下来。这时，站长和站里人员都陆续来到加长车旁边，起早过路的老乡也围拢来看热闹。

双方争执逐渐白热化，演变为你推我拉争吵。

谭连长他们反复强调这是重要军事装备，不准造成泄密，人人都要对国家的机密负责等等。最后见争吵愈来愈激烈，来往人车越积越多，就站上汽车保险杠，严正警告说：“如果有人不听我们劝阻要强行登车造成泄密，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军事措施保护，后果自己负责！”

那小个子已吵得满脸通红，突然挣脱了警戒战士阻拦，绕过车头跑到大拖车的另一侧，一边嚷嚷：“什么军事机密，我才不怕你们威胁，老子今天见识见识。”说着，迅即踩轮，两手抓住车帮一翻身上了车，揭开了篷布，伸进脑壳，边搜看边大声叫唤：“啊，不会是原子弹吧。对了，肯定是火箭导弹，上面还印了HJ什么什么，快来看新式武器……”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，保密个屁，相信群众嘛！”边说边下来。

围观的痞子们起哄，跃跃欲试企图爬上各车去看“新鲜”。

未等矮个子双脚落地，谭连长已经赶了过来，左手抓住他胸脯，右手就往腰里掏手枪，满脸铁青、鼓瞪眼珠骂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好话好说不听，泄露国家军事机密，按照规定我可以枪毙你，宁肯老子犯错误！”

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公路上人车水泄不通。谭连长一下子把小个子揣起掼倒在公路旁边草丛里。他右手举枪，顶上火门，“叭”的一声朝天鸣枪警告，人群稍有平静，不敢继续爬车。但小个子爬起来抄起路边木棍攻击，其他“检查员”和起哄闹事者也都抄起了家伙围攻。随车押运的警卫战士执行“骂不还口打不还手”，军运车队同志尽力克制忍让，参谋干事们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殴打。现场失控，十分混乱。

谭连长挨了小个子两棍，眼冒金星踉跄几步，又见几个人操着树棍子围上来打，口里还喊着：“缴了他的枪！”矮个子冲上来，扭住了连长持枪胳膊霸蛮抢枪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谭连长扣动扳机“叭、叭”两枪，小个子一头栽倒在荒草地里，只有枪伤口在咕嘟咕嘟冒血沫。

“毙得好！这小子自己找死罪有应得。”被故事激怒了的陈伟波悻悻地说。

徐廷文咽了咽口水，接着描述当时的情景：

听到两响枪声，人群当即大哗，叫的叫，跑的跑。那瘦高个的检查员双脚刚刚踩上车轮，被枪声吓得摔了下来，参与围攻的狂徒们四散逃窜。谭连长转身找到那检查站站长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站长吓得脸色惨白，手脚哆嗦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谭喝令他马上吊起拦车横杆和钢丝绳，让车队通过。

“有了横杆还扯起钢丝绳干什么？”陈伟波又插话问徐廷文。

“有的检查站生怕车辆强行冲关，木横杆不起作用，所以在驾驶室挡风玻璃的高度上拉上一根钢丝绳。”徐回答。

“现在有的地方就是无法无天，有的人根本不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。看来，要想前进，非得像谭连长那样为了国防安全敢作敢为、排除干扰冲破障碍才行。”陈伟波意味深长，说完叹息一声。

“是啊！军工工作不容易哪！现在下面乱，上头也乱。”徐廷文若有所思，无可奈何地加上一句。

车厢里出现短暂沉默，只有列车前进的哐哐声填充着空间！